



全球对话—— 国际社会学通讯

国际社会学会

本期内容

面对全球社会学的挑战——从哥登堡到横滨	1
未来的任务	1
历史一隅	2
新任编辑群	3
Shmuel Eisenstadt辞世，享寿87岁	4
ISA在联合国	5
执行委员	5
亚马逊河畔的社会	6

主編的話

欢迎各位阅读国际社会学通讯——全球对话。本会的执行委员（第5页）将组成通讯编辑委员会。我们相当期待这份通讯可以成为这个国际社群的意见交换枢纽。我们每两个月发行一次，并以多语的形式（法文、西班牙文、中文、英文）呈现在大家面前。然而这也需要研究委员会、国家学会成员、每一位会员一起参与并提供素材给通讯。请将你们贡献给通讯的文章寄到：burawoy@berkeley.edu。这份通讯将会以电子邮件寄送给每一位学会成员，并且，也会刊登在ISA的网站上。我们会将ISAGRAM作为简短公告使用；然后将E-Bulletin用于刊登较长篇幅的文章。最后要感谢August Bag、Lola Busuttil、Gisela Redondo（Barcelona）、何经懋（台北）、Genevieve Head-Gordon（Berkeley）、Jose Reguera（Madrid）等人在翻译、设计和技术上的协助与支援。

面对全球社会学的挑战——从哥登堡到横滨

Michael Burawoy

来自全球103个国家、超过5000名的社会学家，在2010年7月11-17日于瑞典哥登堡齐聚一堂，召开第17届国际社会学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出席人数多过于历届（1994年在德国Bielefeld、1998年在加拿大Bielefeld、2002年在澳洲Brisbane、2006年在南非Durban），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这要谢谢并恭贺由Has Joas所带领的大会委员会，也要感谢Ulla Björnberg所带领的当地委员会与大会筹画小组的共同合作。更重要的，还要谢谢总是不辞辛劳的Izabela Barlinska 以及其所带领的Madrid秘书处，她以非常聪明巧妙的方式安排接待来自各地数以千计的社会学家。不但大会的注册人数明显地增加，ISA的会员数也成长为8年前的两倍。这一切要归功于主席Wieviorka过去4年的带领。

（文接第2页）



当地组织委员会的Ulla Björnberg, Abdul Mumin Sa'ad, Nigeria在哥登堡相谈甚欢

未来的任务

Raquel Sosa Elízaga

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向ISA的同仁们致词。长久以来，我不只期待让我的声音被听见，也期待我们学会愿意开放资源、经验、专业，为面对挑战而铺路，并且让社群内外的各种声音被听见。我认为，根据我30多年的观察，我们的大学已经变得和小型、中型、甚至大型企业一样，而不再是一个公共空间了。大学太急切地追求成果、生产、卓越、竞争力，却

对于我们社会中不论是个人或是集体的痛苦与希望一无所悉。我记得有几次我聆听一些出身知名学府年轻学者的交谈，当我问他们为什么选择攻读社会学的学位时，我发现他们的个人关怀似乎都无法连结到学院外的问题和辩论以外。这就是他们将来的生活：一旦成为专业的社会学者之后，他们无法连结到真实世界。

（文接第2页）

(文接面对全球社会学的挑战)

正是由于Wieviorka掌握到了社会学的新动向，所以而这次大会的主题名为「动社会学」(Sociology on the Move)。他对社会学提出了挑战，并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社会学如何前进、为何前进，以及要航向何方。

假如从前的ISA(或是广义的社会学)是随着历史潮流一后二战以及后殖民的重建一而获得生命，那么，当今我们的生命活力则是来自于对抗主流的保守势力，意即，对抗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和新管制型国家(new regulatory state)的共谋破坏。社会学的历史，向来标志者对于不受控制的商品化，和无限制的科层化的批判：从古典到当代、从马克思主义到结构功能论、从女性主义到后殖民理论。但是，当主流保守势力成为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历史洪流，社会学富有生命力的视野一关于社会的概念，和空前脆弱的地球生

态以及生存于中的相互依存的群体，都遭受到威胁。

我们所面对的反动力非常巨大。世界上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面临着双重的威胁：第一，知识生产的私有化和商品化迫使学者成为大学企业办公室的附庸和私营伙伴。第二，官僚管制与愚蠢的排名制度阻碍了学者开拓新的知识领域，以及对于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有些国家的这个双重威胁甚至被传统的管制，或是新形态的监控所强化。如果你对此恶劣的情势有所怀疑，可参考ISA的blog：「大学的危机」(Universities in Crisis)(<http://www.isa-sociology.org/universities-in-crisis/>)。

在这个脉络下，社会学特别脆弱。在许多国家中，社会学者为了生存，被迫要与他们自己并不相信的企业目标或政府计划合作。社会学家拒绝支持无限上纲的市场，拒绝为管制国家服务，其



担任本会专题演讲人的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Izabela Barlinska, Alice Abreu

坚定的立场形成了一个防御堡垒，不只是对抗知识的商品化与私有化，还更广泛地须要对抗新型态的劳动商品化、货币、与自然生态所累积至21世纪的总危机。社会学向来是集结的中心，因为它站在「社会的」立场一不论是市民的或非市民的、是稳定的或是动荡的一去对抗过度的市场化和专横的国家主义。

(文接第7页)

(文接未来的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分头前进，让各种不同声音被听见，让各种知识变得有意义，并且以更佳的方式去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这也是我未来四年想做的事情，更希望和执行委员会的同仁、会长Michael Burawoy、以及你们每一位一起努力。因此接下来，我很愿意分享我对计划的一些基本想法：

1. 我认为，我们不但不可以预设、更不能接受：「这世界存在着在任何时间下都成立的普遍真理，并且我们所有谦卑的努力都是为了贡献于真理的追求」这件事情。因此，在学习与研究中提出质疑，远远比做出宣称、假装自己可以为事物下定义、或是傲慢地相信在大学里生产的知识会成为被世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还要来得重要许多。我们可以开始将事物问题化、提出质疑，用更谦虚及全面的方式去获得更深层的知识，而不是武断地指出我们所相信的即是真理。这样的见解，是我从我拉丁美洲的老师 Sergio Bagu, Anibal Quijano, Hugo

Zemelman那边习得的。

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讨论科际整合，但却没有勇气去真正敞开知识、学术活动、社会科学的大门。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承认社会学家或是社会科学家并没有解释这个世界上发了什么事情，这对我们是种警惕。我们并不听取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没被受邀来ISA大会参加讨论)的意见，甚至更少聆听

社会的声音。必须承认一件事情：知识有各种不同的来源(不论学院内或外)，并且，要将此一认知整合进我们的反思之中。此外我也认为必须把「社会」看成是有其生命的主体；社会是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不要什么、有意志、会害怕、有思想、有感情、有经验、有记忆的「人」所构成的，而不只是我们研究的客体而已。

(文接第6页)

历史一隅 Jennifer Platt，出版副主席

ISA Newsletter创刊于1971年。在这之前，ISA的新闻消息则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出版刊登。对ISA来说，1971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出版一份独立的通讯，就能够报导了「一般会员」的创设，「研究委员会」代表首次得以加入ISA的内部治理，以及关于开放会员资格的讯息。之前若有人想成为ISA的会员，他必须没有任何组织可以作为归属的代表。而且那时的「研究委员会」，仍是必须透过成员引荐才能加入的菁英小群体。

如今ISA Newsletter 直接寄达每一位会员进行对话。例行性的内容包括选举结果、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研究委员会的最新消息、ISA前辈学者的讣文、世界大会(World Congress)的公布事项。它的格式为每页固定有三栏，用小字印刷。虽然这格式似乎不太吸引人，但我们都会插入一些有趣的会员互动照片，让它更生动活泼。匆匆翻阅历年的通讯，会发现Magdalena Sokolowska在70年代高频率的出现，有点不太寻常。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她在1974年成为首位研究委员会的女性委员，后来当选为副会长。Fernando Cardoso穿着迷人的飞行员皮夹克，出现在1982年的通讯中，再看看同样入镜的知名学者，留着长发的样子，表示他们也曾经过。

未来利用网路这项资源，我们的通讯内容更能广为传达，外观更好看、更务实。而且，预期会员的参与也能扩大加深。

新任编辑群介绍 Jennifer Platt, 出版副主席

ISA最近委任了几位新的编辑。他们分别是Eloisa Martin (Current Sociology), Christine Inglis(International Sociology)、Bert Klandermans(Sociopedia)和 Sujata Patel(Current Sociology monographs and Sa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我们对于肩负重任的他们有很大的期待。特别要谢谢已经卸任的几位编辑: Julia Evetts、Melinda Mills、Dennis Smith。Devorah Kalekin和Vineeta Sinha分别继续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of Books和E-Bulletin的编辑任务。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Christine Inglis 是澳洲University of Sydney社会学与社会政策学系的教授，同时也是移民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她担任ISA的研究委员会(04、05、31)的理事。她同时是执委，也是1998-2002年的副会长。她担任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Diversities(前身是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的编辑，并且活跃于澳洲的「亚洲研究中心」。这显示出她的研究着重在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移民、族群关系、教育等议题。她的研究也反映出了比较的视野和政策意涵。这些研究对象包括了在澳洲的土耳其和黎巴嫩的第二代移民。这是TIES(the integration of the European second generation)计画和文化多样性计画(Planning for Cultural Diversity, Unesco : IIEP 2008)的部分成果。这些计画的动向可参考：

http://sydney.edu.au/arts/sociology_social_policy/staff/profiles/christine_inglis.shtml



Bert Klandermans 是荷兰、阿姆斯特丹VU University应用社会心理系的教授，也是2004-2009年的副校长(Vice Rector)。他的研究重心在于经济、社会、政治变迁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影响。他研究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和平运动的动员和参与，并发表许多关于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之社会心理学的论文。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Political Psychology、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Social Problems等期刊的编辑委员。国际上，他于2002-2006年担任ISA的副会长、美国社会学会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组的主席、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的会长；在国内，由于他在科学和社会之间长期扮演协调角色，他获得Royal Decoration 'Knight in the Order of Orange Nassau' 这样荣誉奖项。可参考：<http://www.fsw.vu.nl/en/departments/sociology/staff/klendermans/index.asp>

Current Sociology

Eloísa Martín是巴西University of Brasília社会学系的助理教授。她的专长是宗教社会学。当她还是研究生时，就特别关心民间信仰、基督宗教、拉丁美洲的宗教与政治。她也是ISA研究委员(RC 22)，也是2010-2014年的理事。同时，她还担任Association of Social Scientists on Religion of Mercosur(www.acsrm.com.ar)的秘书长和副主席、Ciencias Sociales y Religión/Ciências Sociais e Religião (Social Sciences and Religion, www.ufrgs.br/revistacsr)10年的编辑。最近从事南美地区的宗教作为认识论和学术传播的研究。她也是Research Group on Peripheral Studies & South Cooperation的主席。她来回在阿根廷和巴西之间居住和工作已经10年以上了，但她的心还是向往着里约热内卢。闲暇之余，特别是需要思考的时候，她喜欢烹饪！所以当她在写作的时候去拜访她，是再好不过的时机了！请参考：

<http://lattes.cnpq.br/0651643598094686>

ISA Sa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Sujata Patel是University of Hyderabad的教授。她的取径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空间研究、后殖民或后结构主义。研究主题包括现代性、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史、都市形成、社会运动、性别建构、自然保护区、印度的

阶级形构。他是40篇以上的文章，The Making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1997)一书的作者。当担任USA国家委员会的副主席时，她编辑了The ISA Handbook of Divers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2010)一书。此外，她还是下列书籍的共同编者：Bombay as a city as well as Thinking Social Science in India (2002)、Urban Studies (2006)。She is Series Editor of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xford, India)、Cities and the Urban Imperative (Routledge, India)。Sujata Patel对美学也非常有兴趣，而且在音乐、舞蹈、艺术方面的训练使得她拥有艺术家般的美学心灵。并热爱旅行、阅读、有关都市的电影、爵士乐、印度古典音乐。请参考：

http://www.uohyd.ernet.in/academic/school_study/social_sciences/Sujata_Patel.pdf

Shmuel Eisenstadt辞世，享寿87岁

Devorah Kalekin-Fishman, University of Haifa

Shmuel Noah Eisenstadt是世界级的社会学大师。他著述丰富，享有社会学界的最高荣誉。晚年他虽然相当繁忙，但还是定期在ISA世界大会演讲。在Gad Yair所写的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Shmuel Eisenstadt一生的成就斐然，好比韦伯笔下所定义的理念型。

对于以色列社会学家，以及以色列人来说，Eisenstadt教授不是个抽象的典范。他是人，是在地方社会学社群中握有权力的人，至今没人可与之比拟。他的影响之大，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以下我会谈谈他对于以色列的贡献与意义。

Eisenstadt年轻时身材矮壮，顶着一头蓬乱的红头发，在Hebrew University追随Martin Buber学习。当时，社会学被认为是哲学的附属学问。后来在哈佛念书时，他在帕森思(Talcott Parsons)的指导下完成论文。随后立即回到以色列，着手建立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他是当时的系主任，也是专业的权力核心。此外，Eisenstadt也建立了以色列社会学会(Israel Sociological Society)并担任第一任会长。90年代以前的以色列社会学界，若说他的言词就等同于法律，这点并不为过。在个人生活方面，Eisenstadt与夫人Shulamit常常邀请同事与学生到他家作客。他温暖而好客，而且他的幽默感来自于他善良的心，精致而不流于俗套。

我个人对于Eisenstadt教授的记忆，则来自于在某些场合短暂的接触、作品的保留等印象之总和。我们到很晚才建立起友谊。那就让我从后面往前回溯吧。Eisenstadt是Sociopedia.isa的杰出贡献者，他慷慨答应了提供「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这个项目的写作。虽然他在一开始就被通知每个条目的写作不能超过6000-7000字，但是Eisenstadt最后文章的长度是该数字的三倍之多。由于他对于现代性相当成熟的解释让我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允诺编辑该文章至适当的长度。当然前提必须是Eisenstadt

教授并不知道谁是编辑。因为我很害怕一旦他知道必须放弃一半以上已经写好的文字时会有被羞辱的感觉；而且还是一个以色列人做的，那想必会更令他生气。可是，令人惊讶的是，他对于重新编辑过后的文章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我也就不用再躲躲藏藏，还因此与他保持密切联系。这说明了Eisenstadt教授是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of Books的忠实读者，而且觉得它非常实用。他对于我这边所能提供的Sociopedia.isa上的条目也都相当感兴趣。在他阅读过之后，他非常热心地建议Sage出版社出版专题论文可以附带Sociopedia的条目。在出版委员会核准之后，他也非常积极地马上就把自己写作的条目扩编为专题论文。他为Sociopedia编写成为了他最后的知识生产，或许，这是最好的安排吧。

在我们联系的那段期间，Eisenstadt教授邀请我去拜访他。我也马上规划这件事情。然而，海法(Haifa，以色列北方的城市)距离耶路撒冷，比距离哥登堡还要遥远许多，因此并不可行。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以同事或朋友的身份去拜访Eisenstadt教授是令人害怕的。他在通信过程中展现对于不同社会学研究取径的包容与兴趣，与我在他研究以色列社会的长期计画中所看到的他，并不相符。后者具有清楚的特定目标，以至于对社会学专业，以及其中的个人，都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Eisenstadt教授是以色列社会学的开山鼻祖。长期以来，每一位必须和政府缠斗的新进研究者、专业社会科学家甚至是准备修习导论课的学生，不是被他教过，就是看过他的书。Eisenstadt教授允许学生用希伯来文写作社会学。他的社会学导论著作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且20年来都是必读书籍。Eisenstadt教授也是

第一位进行系统性研究以色列社会的人。而之后Eisenstadt教授及其团队以希伯来文将此研究出版，是第一本本土化的教科书，也是以色列学生唯一一本愿意阅读的教科书。该计画的影响远超出学术界的范围。在新国家一开始匆忙的几十年里，Eisenstadt教授的团队与政府签约研究官僚体制的效率、新移民到陌



Shmuel Eisenstadt在2007年所做的专题演说

生环境的适应、对不同工作的适应、移民的小孩在学校的成功表现等议题。非常令人吃惊的是，其结构功能论取径的研究发现与政府的施政的目标相当一致，遂使学术研究成为了政策的正当性来源，也使得政策看起来是有建设性且有益的。所以，在一开始，社会学是整体公共政策的一部份。

Eisenstadt教授紧紧依附结构功能论的预设和方法，而且进来就读的学生也非常期待它。我的一位同事回忆到：她和她先生当初在上Eisenstadt教授的课时，深深为他的用社会学语汇精巧包装过后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理想论证所著迷。很少人会认为这样的论点是可以挑战的。同样是在她的班上，唯一的一位挑战结构功能论的人，是Baruch Kimmerling(1939-2007)。他之后关于以色列社会的研究很明显的和结构功能论不同。

(文接第5页)

ISA在联合国 Jan Marie Fritz，执行委员

ISA具有联合国「公共新闻部」(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COSOC)的一席地位。ISA在纽约的联合国事务代表分别是Rosemary Barberet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Jan Marie Fritz (ISA 执行委员，University of Cincinnati)、Dilek Cindoglu (ISA 执行委员，土耳其Bilkent University)。这些代表由ISA指派委任，是不支薪的工作。

Rosemary和我将会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Commission on Status of Woman, CSW)在纽约市召开的第55届大会，以及其他相关的活动(<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sw/55sess.htm>)。此会议将在2011年的2月22日到3月4日举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将可以看到该委员会如何运作，以及那么多的NGO是如何在处理这项议题(无论会前后者开会期间)，Jan和Rosemary参加了其中几个工作团队(真正有在运作的)去表达立场、提供建议，让委员会进一步纳入考量。

(文接Shmuel Eisenstadt辞世)

但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一位来自德国的教授说，当年他到希伯来大学以国际学生的身份去进行以色列宗教的博士论文研究时，Eisenstadt教授毫不迟疑的告诉他要忘记「那些毫无意义的现象学方法」，因为这个作为其论文基本架构的观点，「称不上是社会学」。

事实上也是如此。Eisenstadt教授的结构功能论成为了所有以色列大学社会学所信奉的规臬。在60和70年代，当许多大学纷纷成立时，在希伯来大学跟随过Eisenstadt的博士都一定可以到新成立大学的社会系去任教。多年下来，他对于社会学者研究的意见，往往决定了该学者的未来。以社会学的观点而言，这表示帕森斯式的功能论是一种正统的信仰，更是一种决定学者职位、终身职、晋升的绝对判准。

我与Eisenstadt教授的初次认识是在1978-1983年，当时我是一个期刊(Notebooks of Research and Critique; Mahberot I' Mehkarul' Vikoret)的编辑。这份期刊背后的精神支柱是Henry Rosenfeld。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他认为有必要将这种批判性的社会科学介绍给从耶路撒冷到海法的犹太人。我们所出版的第一篇文章，作者是Debby Bernstein 和 Shlomo Swirski，内容主要是批判性的分析结构功能论的政治意涵，并且提出替代性的理论观点。Shlomo后来将其论点写成一本书，认为从阿拉伯语系国家来的移民之所以无法融入以色列当地的「正常」生活，或是他们的小孩在学校成绩表现不好，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天生地不可堪教，或是「文化落后」，而是因为他们被非常审慎且系统性的「弱化」了。在以色列社会学年会中，Eisenstadt批评我们期刊的解释观点，并且认为这简直就是对社会现象的错误解读，甚至是完全不懂社会学。(文接第8页)

2011年SCW的大会主题是「女性的教育、训练、科学、技术的使用与参与：推动女性的充分就业和合宜劳动的机会平等」(Access and participation of women and girls to education, tra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for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equal access to full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委员会也会评估在第51届大会结论的实行进度。该结论是「消除对女童的一切形式的歧视与暴力」。我们将会提出一个ISA的会议场次，作为CSW计画的一部份，然后提供该主题相关的参考资讯。

Rosemary同时也是维也纳联合国会议的两位ISA代表之一(另一位是维也纳大学的Dean Rudolf Richter)。他们会参加在维也纳召开为期7-10天的「犯罪防制与司法正义委员会」(Commision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更多资讯请参考：<http://unvienna.org/>)。

执行委员会 2010-2014

会长

Michael Burawoy burawoy@berkeley.edu

研究副会长

Margaret Abraham margaret.abraham@hofstra.edu

国家会学副

Tina Uys tuys@uj.ac.za

计画副会长

Raquel Sosa rsosa@servidor.unam.mx

出版副会长

Jernnifer Platt j.platt@sussex.ac.uk

财政与会员副会

Robert Van Krieken robert.vankrieken@ucd.ie

执行委员

Louis Chauvel chauvel@sciences-po.fr

Dilek Cindoglu cindoglu@bilkent.edu.tr

Tom Dwyer tom@unicamp.br

Jan Fritz jan.fritz@uc.edu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Jaime Jimenez jjimen@servidor.unam.mx

Habibul Khondker habibul.khondker@zu.ac.ac

Simon Mapadimeng simonm@nac.org.za

Ishwar Modi iiiss2005modi@yahoo.co.in

Nikita Pokrovsky nikita@gol.ru

Emma Porio eporio@ateneo.edu

Yoshimichi Sato ysato@sal.tohoku.ac.jp

Vineeta Sinha socvs@nus.edu.sg

Benjamin Tejerina b.tejerina@ehu.es

Chin-Chun Yi chinyi@gate.sinica.edu.tw

Elena Zdravomyslova zdrav@eu.spb.ru

执行秘书

Izabela Barlinska isa@isa-sociology.org

(文接未來的任務)

若我们担心开放科际整合或跨学科的讨论,那么,社会学将会和其他的专业领域、社会组织或机构没有两样。大家一定要去考虑将倾听别人声音做为我们学习训练术和专业责任的一部份。

3.我也相信(不好意思,这个字好像用太多次了,或许我该说「我希望」),除了大家共同来问我们自己「知道了什么」之外,也追问我们的研究对于社会是否有意义、是否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如此一来,就可以促成C. Wright Mills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而持续这样的实践之后,我们会发现还存在着许多尚未被好好分析的问题、正在浮现或是从未发现的问题、紧急迫切的问题、必须预防的风险、正要面对的冲突。而且借着回答回答以下简单的问题,我们可以综合这些新的发现:什么是变迁?谁正在改变?我们距离我们所希望的世界还有多远?现今所谓「过更好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又要如何朝它迈进?我们可以为共同的幸福作些什么事情?最后,对于预防那些会威胁人类生活的破坏,我们又可以作些什么?

4.我得知了现在在哥登堡参加大会的人数超过5000人。我想并非所有人都会有机会发言,或是聆听演讲超过40或

50分钟(当然这不包括各委员会的候选人,以及杰出的Izabela所带领的工作团队)。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要找出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的方式。不管在社群的内或外,我们的确要想出可以更好地表达我们世界观的方法,用语言开拓文化视野(有任何科技可以打破英语的垄断权吗?)改善我们收集与分享资讯的技术,真正地集体合作而不是只有发表研究成果,以及改变让我们的工作更广为人知的传播方式。我完全同意Michael Burawoy所说的要采用新的电子通讯方式,但是,为了更有创意地参与今天生动、多元、矛盾、紧张、快乐的讨论(关于如何在当今世界中更有尊严地生活、享受、甚至经历痛苦),我们必须更努力。

5.最后,我完完全全同意Michael所计画下次大会的主题:「面对不平等的世界:全球社会学的挑战」。2015年是「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期限。我们距离那目标还有一大段路要走。然而,若我们仍质问自己我们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还不能看到什么、社会期待学者能够为不平等作些什么等问题,那我



来自巴西的Elisa Reis和日本的Yoshimichi Sato正对著镜头微笑

们就还有很多工作要作。Michael已经开始思考不平等对社会学所提出的挑战了,例如:排除、新型态的权力或暴力、生态破坏、知识私有化。除此之外我要加上:对于多元和宽容的威胁,经验、记忆、认同的意义,知识与权力的殖民主义(像是Samir Amin、Edgardo Lander、Aimé Césaire等其他人所说的),以及Ernst Bloch的作品The Principle of Hope。若从现在就展开工作,我们会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和各个委员会、国家或地区的学会一起合作,并透过论坛、工作坊、电子公告等其他方式,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社会学如何处理众多的社会问题、如何面对现今不平等的世界。谢谢各位!

亚马逊河畔的社会学

9月13-15日,巴西社会学(Brazilian Sociological Society, SBS)将在贝伦(Belém, Para State的首府)的帕拉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y of Para)举办第二届北部地区会议。巴西北部地区,约相当于美国的面积的一半大,包括了人烟稀少,属于巴西境内的亚马逊河流域。想要参加会议的大学师生,必须长途跋涉好几天,有的旅途甚至要上千公里。尽管客观上似乎困难重重,但是看来一定将圆满成功。这场会议包括了16个不同的研究委员会,超过450篇的论文,主题演讲、圆桌论坛,还有一系列名为「亚马逊观点」的影片播放。这次会议的主题为「亚马逊、社会变迁、21世纪的观点」。要提醒读者的是,「亚

Tom Dwyer, 执行委员

亚马逊」是一个复数名词(Amazons),它不是只有代表巴西的亚马逊地区,而是同时也代表着共同拥有亚马逊河流经的其他8个国家。这是一个广袤多元的地区,所以需要以泛亚马逊(pan-Amazon)的知识观点去研究它。

正如会议论文征求上所指出的:「这种多元性,包括了社会形构、差异、族群、文化、政治、认同等不同面向。」过去50多年来不论在巴西或是邻近国家所累积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可以用复数来看待多元的亚马逊地区。「这个计画认为,并没有单一的社会学典范可以诠释如此相异的环境和历史。在观察亚马逊地区时,我们的确要面对世界上这种确定的、多元的认识论,并且,我们也

需要进一步与所有亚马逊有关的问题对话,因为这些问题传统上被归类在人类学和经济学的范畴。

当会议试着把巴西学者聚集在一起,并且探索以往被忽略的研究观点的同时,也是在集结拉丁美洲其他的研究者。跨文化、土地整合、移民、犯罪、以及各种现象,都可以连结到亚马逊在地的其他问题,也可以连结到更广泛的地区,甚至是全球性的议题。

会议的主办人是Edna Castro,我们相信这将会是巴西社会展现旺盛生命力的时刻。请参考

www.sbsnorte2010.ufpa.br和www.sbsnorte.blogspot.com/。

(文接面对全球社会学的挑战)

而且，这不再只是个局限在国家内部的战场。我们必须去建立一个积极的全球社会学社群，并同时在学院外建立一个共同体。这就是为什么ISA会变得日益重要、又能吸引到众多会员加入的原因。

虽然面对这个挑战并非易事，但是我们可以站在ISA现有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迈进。具体而言，我计画将全球社会学奠基在3根支柱上——意即为「3M」：媒体(Media)、会员(Membership)、讯息(Message)。ISA将更有创意地使用电子媒体，建立更包容、更密切互动的会员制度，同时发展推广聚焦在此社群内外的全球讯息。这个计画将会由我、新任的出版委员会副会长Jennifer Platt(接续上一任的Devorah Kalekin-Fishman)、和新任的财物与会员委员会副会长Robert Van Krieken(接续上一任的Jan Fritz)一起推动。

让我从第一个M(电子媒体)开始。在未来4年内我们将完成6项新计画：



Isabela Barlinska和Sylvia Trnka协助会长Michel Wieviorka计算选举结果

1.通讯。我将发行名为「全球对话」(Global Dialogue)的电子通讯。现在你们正在看的就是第一期。Global Dialogue包括会长与副会长的定期报告。会员也会有专属的论坛讨论各种活动、提出建议或批评。这份通讯应该作为执行委员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之间的双向沟通桥梁。在区域编辑的负责下，此通讯将以多种语言的形式发行。

2.电子公告。主编Vineeta Sinha将继续负责。我们会重新组织E-Bulletin的内容，赋予它新名称。我们会设立专门的网站，让它更能容易阅读、更有能见度，同时扩大它的参与。

3.大学的危机。我们正在快速变化的研究与教学脉络下实作社会学，因此必须对此有更深入的理解。针对这点，我将恳请各位的参与和贡献，以及给予「大学的危机」这个blog一分析世界各地的学术现状——更多的目光。

4.翻译。一个始终困扰着我们学会的问题就是语言的分歧。大家已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之中讨论过这个议题，这样的讨论将会一直持续下去。我和其他诸位学者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共同致力于将全球的重要文章翻译为英文，让成员能广泛的使用。此外，我们也必须让不以英语进行写作与教

学的学者，更可以接近使用International Sociology和Current Sociology。

5.社会学描绘。过去几年，ISA成员的多元性在各个不同的面向上都有增长。为了珍惜这个多元性，以及更加了解大家在不同脉络下实作社会学的意涵，我将在我们的网站上放上关于来自各国社会学家(不论知名度)的日常生活之影片集。

6.全球社会学Live！我将定期进行关于全球议题的节目，它包括了全世界社会学家的简短演讲和访谈。这将以影像或声音的方式呈现，然后发表在YouTube上，目的在于培养出一批愿意收听或收看全球社会学实况转播的观众。

事实上，以上这些方式也有助于我所谓的第二个M(会员)的开创。电子媒体以非常新颖的方式将我们齐聚一堂，让各地多数不能负担前来参加大会或论坛的社会学者，也能够积极的参与。电子媒体也能够藉由持续不断的虚拟对话去填补介于不同代表会员之间的罅隙。如此一来，我们可以为我们内部的公共领域奠定下基础，同时也让大家能连结到组织之外的世界。

然而，只有电子媒体本身并不足够。我们还须要有横跨世界的积极介入、有自主行动力的会员群体。要建立这样的会员群体，必须用虚拟对话方式来补充当面互动的不足。关于这点，ISA已经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我们有非常积极，举办很多会议的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mmittees)群体。很多国家学会也有其自己的会议，而拉丁美洲地区、欧洲、亚太、非洲、法语系、土耳其语系、葡语系等的区域协会也是这样。此外，ISA每年也支援举办2到3个地区性的工作坊。

建立一个动态的全球会员群体也意味着提供年轻社会学者(Junior Sociologist，指5年内可以拿到学位的博士生)更好的协助，特别是南半球、正在成长中的年轻学者。这并不容易，因为，年轻的社会学家的生涯只剩下一件事情：生存下去。他们比起年长一辈的学者，时间和资源都相当有限。但是，他们就是未来。我们的会员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成员是年轻人。ISA已经有由Alberto Martinelli所介绍的一年一度的博士实验室，和4年一度的论文竞赛。我很愿意为年轻学者发展其他的管道与场合让他们聚首，这也有助于他们融入于ISA。我已经委任由Emma Porio所领导的委员会去研究此一方案的可能性。并且，不论我到哪里，我都将会尽我所能多举办一些会议，并和年轻学者见面。

ISA的两大羽翼：「研究协调委员会」(Research Coordination Committee)代表了55个研究委员会，3个主题团体，3个工作团体；「国家学会联系委员会」(National Association Liaison Committee)则代表了57个国家学会，每一个学会都有举办自己的期中会议。在此，我们的讨论从媒体和会员，到了讯息(Message)这部分。为何促进全球社会学的资讯流通，那要如何才可以结合本会的组织架构和新的媒体呢？

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已经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前任研究副会长Arturo Rodriguez于2008年的Barcelona举办了第一届的ISA Forum。

(文接第8页)

(文接面对全球社会学的挑战)



国家学会副会长交接：Sujata Patel（右）2002-2006和Michael Burawoy（左）2006-2010

而新任的研究副会长Margaret Abraham也将会举办2012年的ISA Forum。主办国的投标申请已经广为宣传。ISA Forum的目的，除了做为研究委员会的桥梁之外，也是为了让专业社会学去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特别且日益增加的问题，并巩固学会之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连结。

Forum所欲传达的讯息与各式各样的公共社会学 (public sociologies) 的概念是密切吻合的。公共社会学已经捕捉到了多数人的想象，并在我们这个社群内引发了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与什么有关」的激烈辩论。全世界的期刊中，有超过20个关于公共社会学的专题讨论。社会学家借着检视自身场域，而对地区、国家、全球等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知。然而，我们无法想象把公共社会学和专业社会学、批判社会学、政策社会学切割开来。这四种社会学尽管已经分别被非常不同的阶序所定型、各自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是还是彼此相互依赖和相互贡献。虽然不同国家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学差异很大，但仍然有所交集。同时，由于国际排名制度、世界大学排名、英文出版的霸权、全球性的挖角学生，社会学家被迫相互对抗：有些阵营导向国际网络串连，另外一些强调扎根在其当下的社会环境里面，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世界主义者与地方主义者。

社会学家必须抗衡这种分裂的力量，我们需要强化国际社会学社群本身的纤维织成，并且搭起分裂地缘政治的桥

(文接Shmuel Eisenstadt辞世)

当然，我们的发表激起了很热烈的讨论，但多半是愤怒的。对于我们期刊的编辑团队来说，这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争吵。至于那本「让人愤怒」的书的作者(Shlomo)来说，他面对了沉重的反对力量，因为他随后提出的终身职的申请，就这样硬生生地被拒绝了。

故事还没结束。Eisenstadt教授从没放弃过「结构功能论是唯一的 sociology 取径」这样的信仰。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他知道Mizrahi(译注：居住中东地区的犹太后裔，多数已移居以色列)并不是天生的文化落后族群。在1980年他于以色列年会上的演讲公开承认：「过去我们许多的分析都错了」。

以我最近(悲伤且意外地结束)与Eisenstadt教授的联系中，

梁。我们不应该从上而下的把单一的、霸权的社会学编织进去，而是要一针一线、由下而上的、透过国家委员会、研究委员会、或其他媒介去缝纫自身。事实上国际间已经有许多镶嵌在地方社群、以及有长期实作公共社会学经验的机构，像是SWOP(Society, Work,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CREA(Centre de Recerca Social i Educativa, University of Barcelona)、CENEDI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itizenship Rights, University of Sao Paulo)。这些机构都将公共参与，镶嵌进严谨的研究计画中，让社会学持续接受审视批判，并时常有原则地介入政策制订。我所提出的另外一项工作计画便是让类似的机构可以更广泛地被世人了解，并且与国际网络进行连结。

最后，「国家学会联系委员」会每四年资助自身举办会议。下一届的举办时间是2013年。上一届于2009年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有43个国家参与，致力探讨不平等以及分化我们的支配权力。我们将社会学分析应用于自己身上。这场令人振奋的会议检视了语言支配、物质与社会资源的不平等、研究的私有化、发展替代性理论框架的必要性等议题。53篇论文集结出版了三册。可参考<http://www.ios.sinica.edu.tw/cna/index.php>。

计画副主席Raquel Sosa和我相当愿意用台北这场讨论的主题：面对不平等的世界——全球社会学的挑战(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ociology.)，作为即将在2014年于横滨召开之大会的平台。我们将从社群自身的分歧前进到世界舞台上的巨大不平等。这不仅仅是要从多元角度去记录而已(虽然这也相当重要)，而还要去了解这个不平等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新型态的剥削、劳动力的排除、金融体系的毁灭性后果、环境的破坏、知识的私有化。仅有提出解释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从中学习，进一步去翻转这些不平等。对于每项批判，社会学家必须提出建设性的具体替代方案。

我们已经从哥登堡开始行动，我们正规划如何在横滨(Yokohama)让这些议题，有更多协调与聚焦的讨论。同时，其他具有挑战性的计画以及进度，也会在这期的通讯中提出讨论。我们正期待着你的回应(不论是批判的或是支持的)可以引导和促进未来4年ISA的进行。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专业与个性，并不能仅仅凭着他的获奖记录和过去混乱的论证，就轻易做出结论。回顾其一生，Eisenstadt是一个被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具有天赋、且精力旺盛的学者。他持续研究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找出核心解答前绝不停止。此外，他也是心胸开阔、具有知识包容度的学者，这使得他发现了自己研究的盲点，并且愿意承认过去的错误。

2010年9月2日，这天的早晨实在令人悲伤。Eisenstadt的秘书捎来了他已经在Shaarei Tzedek医院辞世的消息。这封信的结尾道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法：永别令人追怀的Eisenstadt教授！